

林慶彰 主編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七 編

林 慶 彰 主 編

第 12 冊

《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淮南子·時則訓》  
及《禮記·月令》之比較研究

曾 錦 華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淮南子·時則訓》及《禮記·月令》  
之比較研究／曾錦華 著——初版——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  
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4+14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七編：第12冊）

ISBN：978-986-254-171-5（精裝）

1. 呂氏春秋 2. 淮南子 3. 禮記 4. 比較研究

121.87

99002366

ISBN - 978-986-254-171-5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七 編 第十二冊

ISBN：978-986-254-171-5

---

《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淮南子·時則訓》  
及《禮記·月令》之比較研究

---

作 者 曾錦華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mailto: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年3月

定 價 七編 24冊（精裝）新台幣40,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淮南子·時則訓》  
及《禮記·月令》之比較研究

曾錦華 著

## 作者簡介

曾錦華，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現執教於明新科技大學，教授中文領域、神話、歌謠等課程。

人到中年，方知學問之趣味，如清風明月，於不著痕跡之處。

## 提 要

呂不韋集眾賓客所著成之《呂氏春秋》，旨在調和各家，取其精而用其長，以為王者施政方針。不韋死後，秦始皇盡採其象徵帝運五德之說而改制；及漢之世，雖諱言其說，然其於漢代學術政治之影響，卻極為深遠，徐復觀先生即言兩漢思想家，幾乎無人不受十二紀紀首——月令之影響。呂氏賓客以陰陽五行納入十二月紀之帝王行事曆中，又與政治設施相應而組合，兩漢學術政治瀰漫陰陽五行符命讖緯之說，可謂十二紀已發生實質影響。

月令之文，歷代各有傳本，夏月令，傳世〈夏小正〉，當為晚出之書；殷月令，可考者唯有甲骨文中之干支表；周月令，《周書·月令》已佚，論者以為〈周月〉、〈時訓〉二篇；秦月令，則為《呂氏春秋·十二紀》；前漢月令則有《淮南子·時則》及《禮記·月令》。月令之文常見於秦漢人之著述，月令之名則不一，今所見之時政月令亦不只一種，鄭玄注《禮記·月令》時，所及見者，即有《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今月令》及《王居明堂禮》四種。

其中大體具在而又大同小異者，僅有《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及《淮南子·時則訓》三種，其大同者，如各月之天文記事、五德轉移、干支配置及各月政令安排；其小異者，除用字差異及文字脫落外，或有因反應時代風尚而增刪者，亦有助於考究思想、明學術流行。斯文之纂述，雖未能盡掃霾翳，唯取捨從違，求其近道而已。



# 目

#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 及《禮記·月令》著述考	3
第一節 《呂氏春秋·十二紀》之完成	3
一、作者	3
二、時代背景	4
三、成篇年月	6
第二節 《淮南子·時則訓》之完成	8
一、作者及成書年代	8
二、時代背景	11
第三節 《禮記·月令》之完成	14
一、《禮記》之成書	14
二、《月令》之來源	16
第二章 《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之撰著	21
第一節 〈十二紀〉爲呂氏一書之思想總綱	21
一、篇次方面	22
二、內容方面	24
第二節 〈十二紀〉紀首爲古農曆書之發展	27
一、〈夏小正〉	28
二、《詩·豳風·七月》	31
第三節 〈十二紀〉紀首爲陰陽家之流衍	33
一、陰陽五行時令	33
二、《管子》〈四時〉、〈五行〉、〈幼官〉篇	37

第四節 〈十二紀〉紀首爲五時令與十二月令之結合	39
一、天文曆法	40
二、節候生物	42
三、五行配置	43
第三章 〈十二紀〉紀首之內容結構	45
第一節 天文星象	45
一、孟春：日在營室，參昏中，旦尾中	48
二、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50
三、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50
四、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51
五、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51
六、季夏：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	51
七、孟秋：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	52
八、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嶠中	52
九、季秋：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52
十、孟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53
十一、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53
十二、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53
第二節 曆法節候	54
一、歲首	56
二、紀月法	57
三、節氣	59
四、物候	60
第三節 五行配當	62
一、五行配四時	63
二、五行配十干	64
三、五行配五方帝神	66
四、五行配五蟲	67
五、五行配五音十二律	68
六、五行配數	69
七、五行配五味、五臭、五祀、五臟	69
八、五行配五色	71

九、五行配禾畜器皿	71
第四節 明堂時令	72
一、明堂設計	72
二、時政綱領	76
三、順令逆令之休咎	78
第四章 《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淮南子·時則訓》及《禮記·月令》之比較	81
第一節 材料結構之比較	81
一、孟春紀	81
二、仲春紀	86
三、季春紀	87
四、孟夏紀	90
五、仲夏紀	91
六、季夏紀	92
七、孟秋紀	95
八、仲秋紀	96
九、季秋紀	97
十、孟冬紀	99
十一、仲冬紀	100
十二、季冬紀	102
第二節 思想特質	104
一、尚德主義	104
二、重農思想	107
三、大一統之政治理想	111
四、法天思想之體現	112
第五章 《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淮南子·時則訓》與《禮記·月令》之影響及評價	117
第一節 影 響	117
一、學術方面之影響	118
二、政治方面之影響	124
第二節 評 價	129
一、成果	129
二、發展	132
參考書目	135



# 前 言

月令之文，常見於秦漢人之著述，月令之名則不一，如《呂氏春秋》但稱〈十二月紀〉，《淮南子》之名〈時則〉，《周書》名爲〈時訓〉、〈周月〉，皆近於是，其稱「月令」者，王夢鷗先生云：

按其所謂「月」，乃包舉天時；所謂「令」，則其所列舉之政事，故合「月」「令」而言，恰爲承天以治人之一施政綱領。（〈禮記月令校讀後記〉）

西漢魏相、李尋、翟方進，皆學月令（見《漢書·李尋》、〈魏相傳〉），政治上亦有逕予施行者（見《漢書·魏相傳》），元始間，且與《左傳》並例學官（見《漢書·王莽傳》）。東漢自魯恭、景鸞、馬融、盧植、鄭玄、王肅、蔡邕，或爲解詁，或爲章句，並以之列於《禮記》四十九篇之一，而傳世益廣。溯其源，可推至〈夏小正〉之古農曆書及陰陽家之五行時令，迄於後世之時政月令之文，皆其支裔，降自東漢，歷代帝王，復有讀令之禮，著於憲章，可謂盛矣。

—今所見之時政月令亦不只一種，時令之文據《管子》所載至少有劃分一年爲五時，五時各有日數之〈五行篇〉，及劃分一年爲五時，而僅四時配以日數，中央土則有位無時之〈四時篇〉及〈幼官篇〉、〈幼官圖〉。時令既非一種，而由五時令所衍生之「月令」亦有多種變化，如《淮南子》中所載之時政綱領，即有根據八風而制定者（見〈天文訓〉）；依五行而制定者（見〈天文訓〉，《春秋繁露》第六十一之〈治水五行〉大體相同）；根據五方之極而制定者（見〈時則訓〉）；以及十二月爲一終始者（見〈時則訓〉）；漢宣帝時魏相奏議又有以五行與八卦相配之陰陽月令；此外，如《周書·時訓解》著重於二十四

氣變應之記述；又發展出七十二候之觀念，可視為較詳細之月令，但沒有明顯之五行配置。且鄭玄注《禮記·月令》時，所及見者，則有《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今月令》及《王居明堂禮》四種，可見月令之文，本不只一種，其中，大體具在而又大同小異者，僅有《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及《淮南子·時則訓》三種，其大同者，如各月之天文紀事、五德轉移、干支配置及各月政令安排，其小異者，則偶有用字之差異及文句之脫落，或因反映時代風尚而增刪者。本文即欲就此三篇作一研究，討論其所以然之故，茲分五章以述之：

第一章為「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及禮記月令之著述考」，探討三篇成書先後，以追溯「月令」之來源。

第二章為「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之撰著」，考其成書年代，以〈呂紀〉成篇最早，且三篇之結構幾乎完全相同，故此章及下章均以〈呂紀〉為主，此章主要在探討「十二月紀」之淵源及特色。

第三章為「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之內容結構」，由此文「天文星象」、「曆法節候」、「五行配當」、「明堂時令」四節，考其內容結構，藉以明瞭「月令」之基本設計，以為下章三篇之比較張本。

第四章為「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淮南子時則訓及禮記月令之比較」，由其材料結構之異同比較，可以反映三者關係及其增刪之述，藉以考其思想特質及其演變過程。

第五章為「呂氏春秋十二紀紀首、淮南子時則訓及禮記月令之影響及評價」，由此探討其對兩漢學術政治之影響及其評價與未來發展。

我國自〈十二紀〉以降，歷經秦漢，兩千餘年來，此說已深入人心，無論在朝在野，或多或少均受其影響。大凡制度之形成，皆經長期發展而來，踵武繼跡，變革改異而成章。斯文之撰述，雖奮力以赴之，然限於學力，未能盡掃此三篇霾翳，唯取舍從違，求其近道而已。然亦可藉此上考其源流，質諸經史，驗以甲骨銘文，尋繹其本來面目；至於探其流裔，以究其演變之迹，尚有待於來者。承呂師凱不以下愚見棄，析疑解蔽，多所謚正。今此篇雖成，慮其不周，唯祈博雅君子，有以賜之，以減疏漏，則幸甚矣。

# 第一章 《呂氏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及《禮記·月令》著述考

## 第一節 《呂氏春秋·十二紀》之完成

### 一、作者

《漢志·諸子略》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自註云：「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所作。」戰國之世，競爭劇烈，是以延攬人才，尊顯遊士，蔚為風氣。而以客卿執政，尤以秦為最盛，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二云：

七國虎爭，莫不招致四方遊士，然六國所用之相，皆其宗族，或其國人。如齊之田忌、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魏則且以太子為相矣。惟秦則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衛之公孫鞅也。其後若樓緩，則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衛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舉國聽之而不疑，卒之能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

尤其呂不韋以一陽翟大賈，捐家謀國，於莊襄王時代，已為相國，直至始皇十年始罷相，在此十餘年中，可謂功業彪炳，其於著述上，招人才，著所聞，成《呂氏春秋》，實為一代盛典，布市門，懸千金，亦為前此未有，然其著書動機，實為爭勝，其事俱載於《史記·呂不韋傳》，亦為著述上之野心，所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也。

《呂氏春秋》一書，舊本雖題呂不韋撰，然不韋集賓客著書，《史記》所詳。按《史記·魏公子傳》曰：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此集門下賓客所進兵法，而題信陵君之名，亦猶《呂氏春秋》為呂不韋輯智略士作，而題呂不韋所撰，蓋當時著述之風氣為此，且《呂氏春秋》成書為事前詳細約定，綱舉目張，與後人所輯前人之作者不同，為古籍罕見，繆鉞先生《呂氏春秋撰著考》一文云：

就呂書篇目整齊，排列有序兩點觀之，則諸賓客必先有一度或數度之會商，擬定篇目，略排次序，然後從事撰寫。至於撰寫方法，亦略可推知，諸篇作法，皆據題抒論，且有一定規模，非若他子書之散漫無方，每篇率有要旨，少則三五句，多則百餘言，此要旨多居篇首，偶或散於篇中，其餘部份則本此要旨發揮，或引故事證明。

不韋食客三千，史籍莫詳，《呂氏春秋》作者，亦莫知其名，後儒所云，要皆猜測之辭，如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十·書呂氏春秋後》云：「要之成者非一人，其墨者多也。」清陳澧《東塾讀書記·讀諸子》云：「呂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說，故可取者最多。」錢穆先生《呂不韋著書考》云：「李斯入秦，為不韋舍人，呂覽之書，斯亦當預。」繆鉞先生《呂氏春秋撰著考》云：「呂氏賓客，除儒、道、墨三家外，尚有各派學者，故先秦諸子學說，多存於呂氏春秋。」又云：「呂不韋以秦相之尊，廣致賓客，融合群言，撰寫巨著，其中必多異才碩學，惜姓名堙沒，無可詳考，今所知者，惟有李斯及司馬空二人而已。」綜上所引，呂書之作者，僅能言明其出於某家某派，究竟何人？則亦無法得知，最多也只能猜測其出於某地，賀凌虛先生《呂不韋與呂氏春秋》一文云：

至於呂氏春秋實際執筆的賓客，就秦國因僻處邊陲，文化原較落後，而商鞅變法，又忽視教育，且歷數先秦諸子，亦未見有秦人等歷史而論，大抵均為外籍，而呂氏門下的外來賓客，如前所述，大體籍屬三晉，似可推定原書大致書自三晉人士之手。

姑不論《呂氏春秋》是否成於三晉人士之手，〈十二紀〉作者，就其思想而論，主要當係出於陰陽家之手，兼儒墨之學，包兵農之旨，亦兼有各家之長也。

## 二、時代背景

《呂氏春秋》者，丞相呂不韋集眾賓客所著之書也，旨在折衷群言，以貫治道，其書殿先秦諸子之後，啓兩漢政論先聲，漢志著錄《呂氏春秋》二

十六篇，列雜家。先秦諸子，皆獨抒己見，成一家言，呂書則假諸眾賓客之手，蓋欲彌縫群言，綜百家學說於一統，開集體著作之先聲。

厥後《淮南鴻烈》，爲其嫡子，漢世以下諸類書，亦其支與流裔。呂書成書於一道術分裂，人自爲書，各崇其說，九流競興，百家爭鳴之時代，《莊子·天下篇》云：

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

是時周室衰微，異端橫起，人人各察所好，蔽於一端，《荀子·解蔽篇》云：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

皆言當時諸子之學，鮮能折衷至道。《漢書·藝文志》云：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由於學術之偏失而產生反省，《呂氏春秋·不二篇》云：

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聖人矣乎。

這種統一之呼聲，正是雜家所以興之因也，各家學派，莫不旁採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混同之勢漸成，梁啓超先生云：

當時諸派大師，往往兼營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厲，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註1〕

〔註1〕 見梁啓超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頁25。

其中尤以《呂氏春秋》之作，治諸家於一爐，調和儒墨名法兵農道德縱橫等學派，以兼取眾長，裁剪部勒，而成全體。唯先秦典籍，十不存一，而《呂氏春秋》仍可略見其撰著時所憑藉之書，〔註2〕清汪中〈呂氏春秋序〉云：

周官失職，而諸子之學以興，各擇其術以明其學，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周之，則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猶水火之相反也，最後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註3〕

戰國之時，群雄並峙，而學術思想，亦各立門戶。降自戰國末期，一般人逐漸感覺統一思想之需要，秦相呂不韋便是作這種嘗試之第一人，其所以編著《呂氏春秋》，就是想化零爲整，集合眾長，統一思想。〔註4〕〈十二紀〉更是學術政治亂極思治，分極思合之體現。

### 三、成篇年月

《呂氏春秋》之成書年月，世傳三說，《呂氏春秋·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後人據之以爲成書於始皇八年；《史記·大史公自序》及《報任安書》乃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後人遂有謂作於遷蜀之後者；又《呂氏春秋·安死篇》云：「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韓趙魏皆亡矣，其皆故國矣。」後人據此，遂謂《呂氏春秋》有成於不韋死後之說。劉知幾《史通外篇雜說上》駁遷蜀之說云：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秋），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思傳乎？且必以身既流移，書方見重，又非關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有未審耳。

案太史公之意，但取身廢書行耳，不謂不韋遷蜀而作《呂覽》，以《呂氏春秋》成書於不韋遷蜀之後，此乃後人之誤，劉知幾之論，未免失之嚴刻。所謂書成於呂不韋死後者，如錢穆先生《呂不韋著書考》云：

〔註2〕可參見繆鉞撰《呂氏春秋撰著考》及李峻之撰《呂氏春秋中古書輯佚》二文。

〔註3〕見汪中撰《述學補遺》，頁20。

〔註4〕見朱自清著《經典常談》，頁56~57。

然考始皇七八年間，三晉皆無恙，韓最先亡，在始皇十七年，已在不韋卒後五年，趙以王遷之虜爲亡，則在韓亡後兩年，魏最後，其亡已在始皇二十二年，去不韋之卒已十年。然則呂書之成，其最後者豈在始皇之二十二年乎？是年燕薊亦拔，越三年，楚亡，又越兩年，齊亡，皆安死作時所未及也。史記謂不韋遷蜀而著呂覽，然則呂書確有成於遷蜀之後，並有成於不韋之身後者，此亦考驗秦代學術思想情況一至堪注意之點也。〔註5〕

案錢氏以〈安死篇〉之數言，即云《呂氏春秋》有成於遷蜀時，有成於身後者，未免武斷，或者當如徐復觀先生所言，是經過後人之修補，徐氏云：

孟冬紀安死篇云：「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亡矣，其皆故國矣。」此乃呂氏死後此書尚有人加以修補之顯證，而在大獄之後，修補之人，必須得到秦政的同意，乃有此可能。〔註6〕

而〈序意〉云：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

由此可知，《呂氏春秋》或有出於後人之修補者，但至少在呂不韋爲相時，〈十二紀〉確已完成。「維秦八年」之說，論者不一，或以爲涪灘之說與後世甲子紀年逆推不合，以「八」當爲「六」或「四」之訛，黃氏《周季編略》謂：

呂傳書作春秋于始皇七年前，八蓋六之譌也。近畢氏校呂氏春秋引錢竹汀超辰說。嚴鐵橋以八爲四之譌，四年太歲在申，皆未是。〔註7〕

姚文田則云「維秦八年」實爲始皇七年，其〈呂覽維秦八年歲在涪灘考〉云：

超辰之說，起於漢人，當時亦未一行，安得強先秦以就我法？又讀者據太初元年歲稱丁丑，溯而上之，遂改始皇爲乙卯，因欲併改呂覽之八年爲六年，不知班史實以鄧平麻爲本，實不足爲確據。……上推始皇元年爲甲乙。不韋死於始皇十二年，後十五年而秦有天下，不韋著書以前昭襄、孝文、莊襄世及相繼，安得斷自始皇，直書曰秦。其稱秦者，必在莊襄既滅二周之後……而莊襄之滅東周，乃二二年事，並非元年，紀表皆誤矣。西周之滅，歲在乙巳，後七載爲壬

〔註5〕 見許維通撰《呂氏春秋集釋等五書》上附錄。

〔註6〕 見徐復觀增訂《兩漢思想史》卷二，頁105。

〔註7〕 見錢穆撰《呂不韋著書考》引。

子，東周亦滅。其明年癸丑，天下始易周而為秦。困學紀聞云：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以韓非及王氏之言證之，知自癸丑以後，乃可書秦。而呂覽之文，實統莊襄言之矣。〔註8〕

今案姚氏之說，呂書著成，當在始皇七年，而稱「維秦八年」，乃始於癸丑，〈序意〉言〈呂紀〉成於秦八年，實統莊襄而言，唯其始作，或在更前。

## 第二節 《淮南子·時則訓》之完成

### 一、作者及成書年代

《淮南子》二十一卷，雜家言也，其成書亦如《呂氏春秋》，皆出於眾人之手，《漢書·淮南王傳》云：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聘，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萬餘言。

所謂「作內書二十一篇」即指《淮南子》而言，高誘於《淮南子》之序言中云：

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註9〕

可見此書是與諸儒共同講論而撰成，其內容思想自有調和融攝之處，劉安本身能屬文，當亦有所折衷修定，唯淮南眾賓客之名至少已有八人可考，《呂氏春秋》雖與《淮南子》性質相同，其作者未必身兼眾學，而終究造成折衷混同之一部子書，惜其名多已湮沒。

《漢書·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載，劉安之父淮南厲王劉長是在文帝六年，被誣以謀反，廢徙蜀，於道中絕食而亡，劉長有子四人，劉安居長，

〔註8〕 同註7。

〔註9〕 見劉文典撰《淮南鴻烈集解·高誘敘目》。



八年皆封爲侯，本傳謂「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則劉安此時約爲八歲，十六年封爲淮南王，武帝即位，劉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時年約四十一、二歲，徐復觀先生以爲劉安招致賓客，大事著作，應在其二十七歲至四十歲之間，因據漢書本傳云：「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反，景帝四年，七國皆破滅，劉安時年二十七，又據本傳云：「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時武帝方好文藝，以安屬爲諸父，博辯善爲文辭，甚尊重之。……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重之。」這段話，正是寫於七國平定之後，武帝即位、劉安入朝之間。〔註10〕則《淮南子》，最遲當在建元元年、二年之前，即已完成，最早亦不得早於七國平定之時。

《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載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載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後世往往傳云淮南萬畢之術，大概多黃白變幻之事，據此則漢書本傳所言「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一語，蓋亦有據，唯賓客與方術之士須加分別，著《淮南內二十一篇》者，當出於賓客之手，或如高誘序目所言淮南八公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而由方術之士，續寫外篇及中篇。徐復觀先生嘗云，淮南賓客當分爲二類，第一類爲高誘序中所言之「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是以道家思想爲主，而挾縱橫之術，此爲《淮南子》中老莊思想分野之人物。屬於儒家分野者，則有如高序所言「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註11〕故云：

當劉安及其賓客們，馳聘於觀念的世界時，自然進入到老莊的分野。

當他們面對著現實時，便不知不覺地進入到儒家的分野。〔註12〕

這種思想，流露全書各篇中，〈俶貞訓〉云：

是故聖人，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於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遊也。

表現出一種精神解放之自由，而於政治現實上，便依然歸結至儒家，〈本經訓〉云：

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

〔註10〕 見徐復觀撰《兩漢思想史》卷二，頁76。

〔註11〕 同註10。

〔註12〕 同註10。